

电影《奇幻人生》中的非自然空间叙事研究

李佳璐 张红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摘要]空间是电影叙事策略的重要维度之一,电影的空间叙事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叙事学家和批评者的关注。而电影《奇幻人生》运用了非自然的叙事表达方式,通过非自然叙事空间的呈现,向观众传达了爱,死亡与生活的主题。本文从内在心理状态的外部物化,奇幻叙事空间以及本体论转叙对《奇幻人生》的非自然空间叙事角度展开论述。这三种非自然空间叙事方法的运用,不仅有利于影片更好地塑造情节、突出主题、阐释内涵,而且还增强了电影本身的趣味性和层次感,引发人们对生命、情感、道德价值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电影叙事;非自然空间;《奇幻人生》;生命;道德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4.468

在电影艺术的叙事策略中,空间是其进行影像呈现和主题表达必不可少的元素。电影的空间叙事是影片制作者利用空间来进行叙事的手段,其在影片中所呈现的顺序并不受时间顺序的制约,而是根据导演对情节的安排而随叙事节奏有序排列。而电影的非自然空间叙事,展现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非自然世界,在真实与非真实、自然与非自然中推动情节发展,促进主题意义生成和表达,给观众以新奇性感受和深刻启迪。阿尔贝(J. Alber, 1990—)在其早期的论文《不可能的世界——以及如何处理他们》中,明确提出了关于“非自然”的定义:“非自然指的是从物理规则或逻辑规律上来说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在阿尔贝看来,“不可能性”是判断非自然叙事的关键指标。在非自然文本中,空间成了一个不可能的存在,这极大地挑战了读者的阅读经验。电影《奇幻人生》通过非自然空间叙事的表现手法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可能的生活世界。本文运用阿尔贝的非自然空间叙事理论从三个方面对电影的非自然空间叙事进行探索:内在心理状态的外部物化,奇幻叙事空间和本体论转叙,从而突出生命与道德的主题和对电影的深层解读。

一、数字呈现——内在心理状态的外部物化

内在心理状态的外部物化这类空间试图客体化内在的心理状态,再现了人类对于控制外部世界的力量的向往。^[1]这类空间使读者或观众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他们的所思所想都被具象化。观众可以透过具象的心理活动洞悉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达到对人物的深层解读。

电影《奇幻人生》的主人公哈罗德是个国税局的审计员,这是一个每天与数字打交道的职业。他的性格也受到职业的影响,生活规律刻板。连续12年的每个工作日,每天清晨Harold都会把他的牙齿刷76次,前后来回38次,上下38次。而在他刷牙的时候,脑中快速运行的数字会以具体的公式或线条呈现在观众面前。除此之外,他打领结的方式也会以图形的形式按照步骤排列出来。他会以将近57步一街区的速度跑过6个区,正好能赶上8点17分的那辆巴士;作为税务局的审计员,他每天都要审阅7134份税务文件;当他同事随口问出一连串数字的乘积,他大脑的计算步骤像列草稿一样的图示出现在电影画面之前;他用45.7分钟吃午餐,4.3分钟喝咖啡。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和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哈罗德的生活中充满了数不清的数字、算数,白色的数字、图表、公式象征着他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简单、有条理,但是刻板无趣,缺乏想象力和温情。

这种内在心理状态的外部物化呈现出空间上的非自然,表达了主人公哈罗德对自己严格的要求以及他生活的单调乏味与一成不变,每天从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开始就与数字形影不离。真实世界中的人如果像哈罗德一样变成了数字的机器,做什么事情都要根据已经形成定律的数字来计算,那么这样的人生会变得没有意义。经历是一笔财富,严格规划生活的同时也应该让它充满趣味。

二、手表的暗示——奇幻叙事空间

奇幻叙事空间通过叙事的非自然事件及场景体现出来。人脸出现在空中,以及鸡说人话明显违反现实世界的物理法则,属于非自然叙事。阿尔贝认为,虚构文本的非自然指向物理上及逻辑上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他区分了规约化和非规约化

的非自然。奇幻叙事中的灵异事件,以及动物寓言中会说话的动物属于规约化的非自然,已成为文学史中熟悉的技巧,非自然性较弱。^[3]而电影中手表的暗示采用的非自然叙事场景脱离了动物寓言和奇幻叙事语境,从而使其无法归入规约化的非自然。

电影中作家凯伦给男主哈罗德安排了一份爱情,让他在一家面包店遇上了性情活泼的店主帕斯卡女士,随着剧情的深入,他们彼此相爱了。凯伦的设计是把一对恋爱中的男女用生死拆开,因为这样是最具有戏剧冲突的,也是最具有冲击力的。作家的叙事声音时常通过手表的视角和心理活动展开,使手表具有了独立意识的人格特征。电影中在哈罗德的爱情来临之前,当他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时他的手表突然指着某一个方向响个不停,哈罗德以为是他的手表坏了,但事实是帕斯卡就在他的对面,就是手表指针所指的方向。手表指针的突然旋转以及发出警告的声响是在发出提醒,而哈罗德丝毫没有察觉,还在不停地拍打他的手表,最后手表彻底归零,等他调好之后,耳边作家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强调他这样做会导致自己的死亡。

此时对于手表所发出的预示便是非自然叙事空间中的奇幻叙事,手表在这里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手表指代时间、生命的历程。另一方面,手表是现代人的发明,从某种程度而言,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没有手表标识时间之前,人们是依据自然来调整生活节奏的;有了手表,人似乎成了自己发明的奴隶,必须依据手表定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床闹钟、准确的上班时间以及准时乘坐火车飞机等等。有时候迟到一分钟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当手表出现故障时,哈罗德的生活也似乎被打乱了节奏。手表此时与内在心理状态的外部物化以及接下来要提到的本体论转叙产生了紧密的联系。首先,手表失灵暗示着哈罗德的生活不再精确,也不再规律,因此也就没有了数字、图表以及公式的画面。其次,手表象征着生命,手表的突然故障与归零也暗示了哈罗德生命期限的尽头,与本体论转叙作家的安排形成了巧妙的呼应。

电影中对自己死期未知的哈罗德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再早早起床,不再按照固定的数目刷牙,也不用再去赶那班固定的早班车。他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发现记忆也是苍白无力的,还好他记起了儿时的梦想去买了一把吉他,然后开始从简单的音符学起,到慢慢地缀连成曲的乐章。他也开始享受爱情的美好,去和帕斯卡约会,去感受生活的美妙。

三、与作家见面——本体论转叙

在真实世界中,一个实体在物理上不可能在不同的本体论领域产生互动。根据电影《奇幻人生》的叙事描写,故事的主人公哈罗德是不可能同时存在于真实世界里也出现在作家凯伦的作品中。而且最后哈罗德还试图与作家会面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切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属于非自然叙事。^[1]根据阿尔贝区别出的两类不同性质的本体论转述,即“上升转叙”以及“下潜转叙”以及电影《奇幻人生》故事情节的展开,这种由一个虚构人物从被嵌入的虚构文本进入一个主要的故事世界属于“上升转叙”。通过这种方式,电影很好的嵌入主题,即:所有人都热爱自己的生命,都会想方设法的

(下转第491页)

与多元化主体和观看方式等方面，也充分符合了受众的心理，特别是年轻的受众群体。快餐娱乐文化流行的当下，在媒介融合与后现代主义语境的影响下，自媒体与APP等大量产生，如今日头条、抖音等，对人们生活以及思维方式等产生明显的影响，使人们生活以及思维方式上发生明显的改变，有关艺术接受方面，也呈现出去平面化以及去中心化的鲜明特征，甚至仅需智能手机或是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受众便能够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限制，随时随地观看影视节目等，艺术欣赏方式充分表现出多样性与灵活性的特点。

结论

综上所述，影视艺术基于创新理念，构建起全体艺术生态，并开发出新媒体影视艺术形态，所表现出的开放性以及包容性以及去中心化等特点，是对传统理念的全面革新与转变，“传统媒体”固然依托政策为基础保障，不过，创新思维的明

显缺乏，势必对发展产生形成制约影响。“新媒体”呈现出高速发展趋势，还需在运营机制等方面做出优化完善，从而保证日后的运营机制能够服众。“产品”观念的出现，促使电视艺术同新媒体艺术形成紧密联系，构建良好的传媒艺术生态圈，市场价值与发展前景良好。

参考文献

- [1] 李多. 媒介融合与后现代主义语境影响下的影视与新媒体艺术[J]. 中国有线电视, 2019, 000(011): 1258-1260.
- [2] 齐园, 彭青, 曹素贞. 新媒体与微电影的融合及衍生——基于后现代语境下的考量[J]. 传媒, 2017, 000(06): 53-55.
- [3] 钟代军, 钟沛原. 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媒体与新媒体互联发展探析[J]. 传媒论坛, 2018, v.1; No.10(10): 38-39.

(上接第488页)

避免死亡。

作家凯伦此时像是上帝一般的存在，他手里握着哈罗德的命运也掌控着自己文学作品的价值。凯伦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她不忍心看着这样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死于自己的笔下，当然也不愿意看到自己作品的完美结局变得平淡无奇。此时，道德的主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电影中哈罗德终于与操纵自己命运的作家见了面，他拿到了最终的手稿，在公交车上一口气读完了。令人意外的是，他完全接受了小说的结局，接受了自己的死亡。他是为了救一个摔倒的男孩，而被公交车压死的。那一刻，他自己消失了，来到了一个无我状态。如果把这一切安排从更高的故事框架来看，从一个作家或者读者的角度去看，这样的安排是完美的，虽然主角死了，但是男孩得救了，主角的死也将唤起很多人心中的爱、悲悯与仁慈。他的死，其实是这个环节中的必要链条。哈罗德得知自己的结局，在明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导致死亡时，也还是毫不犹豫地替男孩挡在了车前。这种道德的至高境界令观众为之感叹。也正是因为哈罗德的勇敢与大爱感动了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死亡的结局被作家凯伦修改，他逃过了死劫，用他高尚的道德情怀挽回了自己的生命。试想谁会为了见义勇为而选择义无反顾地去死？

这样一个真实世界中人物的命运被另一个人握在手中；去和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争取自己的生命；以及最后的反转结局都通过非自然的叙事巧妙地完成了整部电影的主题升华；纵使生命可贵但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即便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这让主人公的行为具有了悲剧英雄的色彩。电影通过本体论转叙的非自然空间叙事手法不仅很好的突出了主题，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于生命与道德的思考。

四、结语

空间是构成电影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综观生活类电影，人物一直是影片的主导，但是在影片《奇幻人生》中，非自然空间成了最重要的叙事语言。《奇幻人生》向我们展示了一部非自然的生活类主题影片，让我们进入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不可可能的生活世界。电影《奇幻人生》中非自然的叙事

在影片文本信息、人物塑造和叙事节奏构成中均体现出了多维度的功能与作用，为影片的主题表达和情感线索建立提供了支撑和载体。电影通过非自然空间叙事，从内在心理状态的外部物化，奇幻叙事空间以及本体论转叙，揭示了爱、生命与道德的主题。分别由电影画面中的数字线条，一只具有独立人格特征的表以及哈罗德的存在空间所呈现。电影还告诉我们生活中充满了有意义的事物值得我们去尝试，去探索，勇于突破自我才能找到自我，活得精彩。

参考文献

- [1] 尚必武. 什么是叙事的“不可能性”？——扬·阿尔贝的非自然叙事学论略[J]. 当代外国文学, 2017, 38(01): 131-139.
- [2] 尚必武. 非自然叙事学[J]. 外国文学, 2015(02): 95-111+159.
- [3] 尚广辉. 犹太存在危机：论《犹太警察工会》的非自然空间[J]. 当代外国文学, 2019, 40(02): 21-27.
- [4] 姜慧, 马玉凤. 非自然叙事在《盗梦空间》中的呈现与作用[J].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2019, 27(02): 27-31.
- [5] 张海城. 电影《流浪地球》的空间叙事研究[J]. 电影文学, 2019(12): 41-43.
- [6] 吴晓磊. 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比较电影与小说的空间叙事[J]. 电影评介, 2016(08): 66-68.
- [7] 丰云鹤. 叙事学视域下李沧东电影作品的空间叙事[J]. 西部广播电视, 2020(03): 86-87+114.
- [8] 邹洪锦. 在梦境中与自己相遇——石黑一雄《无可慰藉》的非自然叙事与创伤主题[J]. 名作欣赏, 2019(20): 31-34.

作者简介:

李佳璐(1991-), 女, 内蒙古察右中旗人, 硕士, 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文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红(1965-), 女, 山东省鱼台县人, 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学。